



美国贸易逆差研究

The Study on 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in U.S.

刘建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美国贸易逆差研究

The Study on 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in U.S.



刘建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贸易逆差研究/刘建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301-27987-8

I. ①美… II. ①刘… III. ①贸易逆差—研究—美国 IV. ①F7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2960 号

- 书 名** 美国贸易逆差研究
MEIGUO MAOYI NICHU YANJIU
- 著作责任者** 刘建江 著
- 责任编辑** 陈 莉 姚舒怡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987-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zpup@pup.cn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21.75 印张 379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作者介绍

刘建江，湖南邵阳人，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湖南省二级教授，长沙理工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等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公开出版学术专著4部。曾获2007年度张培刚优秀博士论文奖、湖南省第十一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资产价格与消费波动方面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贸易逆差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贸易逆差无论是总量还是相对量上基本呈现出整体扩大态势。围绕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与是否可持续性的争议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及此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美国政府为摆脱危机所采取的再工业化战略与出口倍增计划,又进一步使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回顾美国对外贸易收支状况的历史,可以发现贸易逆差并非美国与生俱有。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结束了长期贸易顺差的局面,到80年代因逆差不断扩大才逐步演变成全球性问题。三十余年来,美国贸易差额呈现出货物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顺差并行状态,而且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主要集中在最终消费品与石油及其制品为代表的资源性产品之上,这也预示着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将是艰难而漫长的。同时,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2003年以来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中国在美国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攀升,其结果必然是使美国容易对单一国家采取较为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是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分析需要解决三个递进问题:一是美国贸易逆差为何产生;二是贸易逆差为何有如此大的规模;三是巨额贸易逆差为何长期存在。学者们多以国际收支理论为依据,通过多个因素来综合分析贸易逆差的成因。通过对多因素的归类,可以构建分析逆差成因的整体框架: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所导致的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解释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美元特权地位、储蓄-投资缺口因素、财政赤字、金融发展差异、人口结构变化等可归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支撑性因素,并由此解释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汇率、重商主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统计方法差异等因素可看作政策性因素。多元化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表明,名义汇率和储蓄率在短期内对贸易逆差的解释力最弱,但随时间推移,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度逐步增大;财政赤字、金融发展深度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净值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呈现出微弱的态势,在长期内一直处于比较低的贡献率水平。长期而言,除了贸易差额

本身变动影响外,汇率、储蓄率、财政赤字、美国 FDI 净值和金融创新是影响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

三十余年来美国经济体系的运行伴随贸易逆差的扩大而发展,贸易逆差推动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量廉价商品的进口弥补了国内供给缺口并为低通胀做出了贡献。所以宏观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三大目标的实现也并未因贸易逆差而受到太大的冲击,贸易逆差得以长期存在。

在当前产品内分工日益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的两端,而把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给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这一状况改变了传统贸易差额状态和贸易利益的分享机制,也改变了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内涵。贸易逆差已不直接反映贸易利益,也不代表一国商品竞争力的下降。决定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与就业、贸易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核心因素是贸易利益的大小。美国成为名义上的巨额贸易赤字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名义顺差国,但贸易差额只是表象,只是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关系的体现,深层次的利益分布在全球产业链条之内,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脱节。例如,中国花费高昂代价出口资源与物质财富,换取美方的纸币财富抑或金融财富得到名义顺差,其后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使纸币财富回流美国,在这一进一出过程中,大量贸易利益流向美方。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贸易差额与失业率、经济增长的联系已经难以为传统理论所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美国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淡化了学术界对其巨额贸易逆差的担忧。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高负债率及迅速上升的失业率,反映出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从美元化、全球产业转移、人口、消费变动等角度考虑跨期替代因素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表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会自动减少。但在巨额贸易逆差一直存在的经济体系之下,市场失去了对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约束,资产价格成为货币政策目标,使市场上美元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膨胀,最终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从而会弱化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支撑条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经常项目严重失衡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失衡已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健康稳定运行,显示了调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贸易逆差的调整需要在成本与潜在收益中去权衡,长远目标也并非完全消除贸易逆差,而是需要设置调整的目标区间。从美国内部来看,需要逐步转变其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稳步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与出口倍增计划,努力维持美元霸权。从外部因素来看,其调整还取决于 BWII(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牙买加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及各国能

否接受美国调整的成本,取决于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如何演进,美、欧再工业化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也取决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及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成功。

通过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可持续性 & 调整的研究,本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1) 对各种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因素进行归类,从美国贸易逆差为何产生、为何规模巨大、为何长期存在这三个层次进行诠释。

(2) 对传统主流经济学观点进行反思,认为全球化、产品内分工趋势之下,贸易差额与一国经济增长、失业率不相关,贸易差额与一国商品竞争力的关系日益淡化。进一步以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基础,分析贸易逆差背后的利益及流向,指出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之间流向的不一致性。

(3) 提出名义顺差(逆差)、福利顺差(逆差)概念,这为当前分析各国贸易差额与宏观经济体系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4) 从贸易与金融结合的视角分析了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作者认为,为弥补巨额贸易逆差产生的巨大资金缺口,美国要努力保持美元资产的高收益率以吸引海外美元资金回流,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在低通货膨胀率下,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赤字、金融管制放松与金融创新成为内在需要并缺少约束,这进一步助长虚拟经济膨胀,并不断超越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临界点,最终酿就金融危机。

本书强调了未来美国贸易逆差的长期性和调整的艰巨性,也间接指出了新常态下中国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扩大内需、逐步实现贸易平衡的重要意义。当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贸易逆差的成因是复杂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各因素的具体影响如何,因变量选取的局限性及代表性,可能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其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曾长期与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用产品内分工理论进行解释,但还不够深入,美国经济的特殊性与世界各国经济的普遍性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其三,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流向的量化问题依然亟待深入研究;其四,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国调整与不调整的成本与收益、具体的调整目标,仍需要明确的衡量方法。

内容介绍

本书围绕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及调整展开研究，从多个层面解读贸易逆差成因、巨额规模及长期存在性三个递进问题。首先，基于对美国贸易历史与现状的归纳，从结构性因素、支撑性因素及政策性因素三方面详解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与规模。其次，以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美元化等为基础，探讨美国贸易逆差与通货膨胀率、就业率、竞争力、贸易利益等之间的关系，分析贸易差额中贸易利益及流向的不一致性，详解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长期存在性的宏观、微观基础。最后，结合全球产业转移、美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演进关系等因素，全面分析美国贸易逆差可持续性，进一步解读逆差的长期存在性和调整的必要性，并由此分析金融危机的成因，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缘起及影响，勾画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成本、目标区间及具体举措，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第二节 相关核心概念	(4)
第三节 主要理论依据	(11)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21)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23)
第二章 美国贸易差额的历史与现状	(25)
第一节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美国贸易收支状况	(25)
第二节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的美国贸易差额	(31)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	(3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46)
第三章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结构性因素	(48)
第一节 美国贸易逆差成因归类	(48)
第二节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结构性因素	(56)
第三节 美国贸易逆差结构性因素经验性检验	(67)
第四节 本章小结	(73)
第四章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支撑性因素	(74)
第一节 美元的特殊地位与贸易逆差	(74)
第二节 储蓄-投资缺口与贸易逆差	(79)
第三节 金融发展、金融效率与美国贸易逆差	(88)
第四节 人口结构变动与美国贸易逆差	(9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07)
第五章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政策性因素及整体检验	(108)
第一节 美元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	(108)

2 美国贸易逆差研究

第二节	美国贸易逆差的重商主义解释	(116)
第三节	统计因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贸易逆差	(119)
第四节	多元视角下美国贸易差额成因的实证分析	(121)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28)
第六章	美国贸易逆差与宏观经济运行	(130)
第一节	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	(130)
第二节	美国贸易逆差与就业	(141)
第三节	美国贸易逆差与通货膨胀	(15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59)
第七章	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国际竞争力	(160)
第一节	贸易逆差与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基础	(160)
第二节	美国贸易逆差与国际竞争力脱节的现状与成因	(165)
第三节	美国国际竞争力变动具体分析	(17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83)
第八章	美国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	(185)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185)
第二节	美国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脱节的一般性原因	(191)
第三节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的作用 机理	(194)
第四节	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关系实证:以中美贸易为例	(19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07)
第九章	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	(20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208)
第二节	美元化视角下的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	(216)
第三节	全球产业转移视角下的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	(223)
第四节	跨期替代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	(230)
第五节	贸易逆差视角下的次贷危机	(240)
第六节	本章小结	(249)

第十章 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	(25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251)
第二节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重要性:国内视角	(256)
第三节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重要性:全球视角	(261)
第四节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成本与调整目标	(271)
第五节 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思路:国内视角	(276)
第六节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思路:全球化视角	(291)
第七节 本章小结	(298)
第十一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300)
第一节 基本结论	(300)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303)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304)
参考文献	(306)
后记	(33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现实背景与意义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结束了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从此进入逆差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扩大的美国贸易逆差逐步演变成一个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并间接促成了《广场协议》。此后短期内,美国贸易逆差出现了缓解迹象,由1987年的1595.57亿美元一度缩减至1991年的769.37亿美元,其经常项目逆差则由1987年的1606.55亿美元演变为1991年的顺差28.98亿美元。但自此开始,美国贸易逆差又出现持续扩大趋势,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成为经济体系的常态。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轮较大幅度的调整,国际贸易也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2009年国际贸易总额下降幅度为近60年之最,降幅高达12%,2011年增长速度约为5%,2012年实际增长速度约为2%,均远低于1990—2008年平均6%的增速。对于深受危机影响的美国来说,面对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为摆脱危机,奥巴马政府上任伊始,即寻求减少贸易逆差、扩大出口之道,将其视作扭转经济颓势、缓解就业压力的途径之一;并在2009年11月2日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美国要大力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要从虚拟经济增长模式过渡到制造业增长模式,从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过渡到出口推动型增长模式,从高消费、低储蓄的增长模式过渡到适度消费、多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简要说来,今后美国经济要努力转向以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为中心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为此,美国政府逐步偏向贸易保护主义,在鼓励出口的同时,采取了全面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受此影响,2008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出现大幅度下降,2009年下降到3837.74亿美元,约为2006年峰值的一半,其中货物贸易逆差则由2008年的8324.92亿美元下降到5096.94亿美元。但是,在美国贸易逆差增长趋势扭转的背后,失业率则由2006年年底的4.75%上升到2009年

的10%。2010年在经济复苏的带动之下,美国贸易逆差又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达到4946.58亿美元,同比扩大28.9%,增幅达到10年来最高。2012年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达到5376.05亿美元。2013年贸易逆差额有所缩减,下降到4763.92亿美元,GDP增长率则放缓到1.9%,失业率仍然高企。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超出了绝大部分专家学者所料,2009年以来,美国股票市场先于经济增长走上复苏道路;2013年以来,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连创新高^①。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信心在短期内受到一定冲击后迅速恢复,反映美元信心的美元指数逐步上升,在80~90点区间震荡了一段时间后,于2014年7月进入明显上升周期;2015年3月份曾突破100点。由此引发一个课题,美国经济增长、失业率与贸易逆差的互动关系如何?

鉴于中国2001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方,而且中国在2013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加之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中美贸易差额的调整日益成为中美之间争议的焦点问题。据美国统计,2010年开始,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总逆差的50%以上,2013年高达62%。尽管中国为平衡双边贸易差额做出了较大努力,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依然不断升级,美国以此为借口也频频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

鉴于美国贸易逆差只是经历短暂缩小后又迅速扩大,美国在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进一步升级。而且,退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美国必将在贸易规则、贸易组织及全球性战略方面进行调整,以继续维持其世界贸易的领导者地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是美国长期第二大贸易伙伴,也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走势与贸易政策调整不但对中国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与程度也将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及调整,对全面认识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中美双边贸易发展以及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定位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理论背景与意义

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一个高峰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另一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金融危机爆发。围绕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及调整,依据不同理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开了深入的研

^① 2015年下半年,美国股市一度出现调整。

究,但研究结论差异较大且富有争议。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促使各国去共同关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去探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

围绕贸易逆差的成因,学者们通常以国际收支理论为基础,从储蓄-投资缺口、孪生赤字假设、汇率因素、金融体系的非均衡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解释,这些解释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但似乎都难以全面阐述贸易逆差的成因,且研究者的民族主义倾向,往往影响分析结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贸易逆差成为美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并逐渐改变了美国经济运行轨迹与增长方式。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是,学者们从多个层面指出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存在的隐忧,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体系将为贸易逆差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诸如国际收支失衡理论、传统的外贸乘数理论等,均肯定巨额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可以得出巨额逆差之下美国经济难以持续的结论。

这里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与巨额贸易逆差并存的状态持续了近十年,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2006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并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为摆脱危机采取了多种措施刺激经济复苏、增长,推行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时频频挑起贸易战。在此影响之下,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又出现了复苏势头,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2.9%。在贸易逆差缩减过程中,虽然经济在缓慢复苏,但美国失业率高企的局面一度没有明显改善。由此进一步引发了理论界对美国贸易逆差对全球性经济失衡冲击的思考。

如何从理论上去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哪些是本质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何在?由美国贸易逆差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研究出发,是否可以得出美国逆差可以持续的结论?2014年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打算成为未来100年内的世界领袖: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的底线是必须永远(处于)领导(地位),若美国不领导,没有他国会来领导。^①不言而喻,其意为美国要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美国地位。那么,为维持美国100年内的世界领袖地位,美国贸易战略又将做怎样的调整?

^① [美]奥巴马. 美国还要领导100年[EB/OL]. <http://roll.sohu.com/20140530/n400229130.shtml>.

鉴于理论依据所得出的结论的差异,需要对美国贸易逆差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探讨新形势美国贸易逆差与经济运行之间的新特点、新规律,研究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理论难题。

第二节 相关核心概念

一、贸易逆差、经常项目逆差与全球经济失衡

(一) 贸易逆差^①

贸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Trade Deficit),亦称贸易赤字,是指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季度、半年、一年等)的出口贸易总值小于进口贸易总值。与之对应的是贸易顺差(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Trade Surplus)。

贸易差额是各国(地区)之间的商品往来状况的反映,是判断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若一国或地区出现贸易逆差,表示该国或地区在该时期内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长期逆差将使一国资源外流增加,外债增加,将影响其国民经济的正常有效运行。因此,追求贸易平衡或避免长期贸易逆差的出现是多国政府的努力目标。

从具体标的物来看,对外贸易又可分为货物贸易(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因此,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差额也可分商品贸易差额和服务贸易差额。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差额基本上表现为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并行,但整体贸易表现为长期的逆差。本书中,在未特别指明的情况下,贸易差额是指整体贸易差额,即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之和。

在当前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品内分工逐步成为主流的大背景下,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顺差或逆差逐步显现为表层性的特征,名义上的顺差(或逆差),在经济福利方面可能是逆差(或顺差)。就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来看,中美贸易差额只是表象,不平衡背后的贸易利益才是真正关系到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经济发展、国民福利等现实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不管是逆差还是顺差,产生了真实的利润,方能生成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长效基础,并推动社会总资本的保值增值,这才是发挥外贸乘数效应、扩大国家市场容量的基础,真正使贸易成为国民经济的“引擎”。

美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从贸易利益角度来看,结果可

^① 参见:刘建江.是盈余还是逆差: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背后[J].国际贸易问题,2002(6):32—35。

能大不同。其一,美国出口的多是高科技及垄断性产品、服务产品,相对量虽然不大,但利润丰厚。例如2013年,美国高通公司的芯片和许可费收入总计243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来自中国;2013年华为、中兴的利润率只有0.5%,但高通公司向两家企业收取了5%的专利许可费^①;其二,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将贸易顺差留在东道国,但却获取了在东道国的巨额利润;其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销售网络由美方所控制,销售环节的增值部分基本上由美方独享;其四,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下,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两端,中间“加工与装配”环节在东道国,该环节附加值低,贸易中实现增值的利润绝大部分归美国所有;其五,美国贸易逆差中差不多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部分,其所获得的资本回报部分基本上归美方;其六,顺差国花费高昂的代价所获取的美元资金却往往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美国,相当于给予美方的贴息贷款。例如,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2689万亿美元,到2015年9月仍持有1.258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人。

同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多为原材料产品、初级加工品或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虽然量上表现为顺差,但因产品附加值不高,出口的恶性竞争往往使其陷入“出口贫困增长”的境地。从资源使用层面来看,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外流,是一种福利的损失。一些学者甚至称其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逆差。对美国而言,虽然表面是商品贸易的巨额贸易逆差,实际却是一种资源的长期流入,是环境的顺差。同时,美元具有特权地位,美国还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也是一种福利的增加。因此,美国名义上是贸易逆差,实际上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很多名义上是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身处国际分工底层,经济结构与商品结构不合理,出口品附加值低,从福利水平来看,可能是实际上的贸易逆差(刘建江,2002;2005)。

(二) 经常项目逆差

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 CA)亦称经常账户,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贸易收支、非贸易收支和无偿转让三个项目,其中最基础的部分是贸易收支。经常项目又往往表现为顺差或逆差两种状态。从狭义上来说,经常项目逆差是指一国或地区进口货物及服务总额大于出口货物及服务总额,即贸易处于逆差或赤字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在本书有关美国贸易逆差的分析当中,有时用贸易逆差代替经常项目逆差,有时也用经常项目逆差代替贸易逆差。

^① 美国高通公司再遭反垄断调查[N]. 大公报,2014年7月25日。http://news.sina.com.cn/o/2014-07-25/050030576042.shtml。